

洪 深

洪深 (1894—1955) 字浅哉 学名洪达。笔名庄正平、乐水等。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官宦世家。18 岁考入清华学校,1916 年赴美留学 就读于俄亥俄州大学攻读陶瓷工程 后转学哈佛大学专攻戏剧。1922 年回国 除在复旦、暨南、山东、中山、厦门、北师大等大学任教外,主要从事戏剧和电影编导工作。

洪深是集导演、演员、戏剧理论家和教授于一身的“全能”剧作家。早在清华求学期间就写了第一个有对白的剧本《卖梨人》和多幕话剧《贫民惨剧》,留学美国期间又编创了英语三幕剧《为之有室》、独幕剧《回去》和以反帝为主题的三幕话剧《虹》。1922 年冬创作成名之作《赵阎王》 次年亲自参加演出。1923 年加入戏剧协会,后参加并领导复旦剧社、南国社,改译、导演了《少奶奶的扇子》、《黑蝙蝠》、《第二梦》等 并借机废除男扮女的陈习 在中国戏剧史上首创了较完整的导演制度,把舞台美术提到应有的位置。在此期间 洪深还力主消除文明戏弊端 把“爱美剧”(业余演剧)改称“话剧”被戏剧界采纳后,“话剧”的命名由此开始。1930 年加入“左联”和左翼戏剧家联盟后,相继写出展示江南农村农民生活与斗争的《五奎桥》、《香稻米》、《青龙潭》三出戏组成的《农村三部曲》。这组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意义的剧作是他一生重要的代表作。1936 年洪深任《光明》半月刊主编 积极提倡“国防戏剧”执笔写成《走私》、《咸鱼主义》等迅速反映抗日救亡现实生活的剧作。抗战爆发后,洪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戏剧科长,组织了十几个抗敌演剧队 并相继写成《飞将军》、《米》、《包得行》、《桃花晚宴》等反映战时军民生活的剧本 导演了《再见吧 香港》、《法西斯细菌》等剧。抗战胜利后则有《鸡鸣早看天》、《女人女人》

等剧本问世 同时导演了《丽人行》等剧。洪深在话剧方面，一生共有 30 余部，它们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较强的现实性，大都结构严整，风格朴实，在表现手法上进行了种种探索和创新。

洪深 1924 年就以拓荒者的姿态投身电影界，同时兼任电影的编、导、演工作。他创办并领导中华电影学校，先后创作了《申屠氏》、《冯大少爷》、《爱情与黄金》等电影剧本 为中国电影艺术首创了文学剧本样式。1930 创作了蜡盘配音电影剧本《歌女红牡丹》。次年创作《旧时京华》，并用自己从美国买回的有声影片器材拍摄，使该片成为我国第一部片上发音的有声电影。 1933 年创作了最享盛名的反帝影片《劫后桃花》。此后还有《香草美人》、《时势英雄》、《新旧上海》等。洪深编创电影文学剧本也有 30 余部 为电影文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洪深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政协委员，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，政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。

赵 阎 王

(独幕话剧)

登场人物

(以登场先后为次序)

赵大——赵阎王

老李

小马

营长

兵多人

王狗子

黑物多个

前清县官

衙役多人

妇人

老者

洋人

洋奴

土匪

第 一 节

第 一 幕

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军营里面，这军营所在，本是一个荒村。这荒村却离城不远，这城内便有万千居民，正是人烟稠密，市场热闹。这荒村内除了一家粮食店，五百个兵，没有别的人家。这一营的人，因天冷都睡去了；点得洋灯，生得火盆的，就只营官们居住的几间屋子。

这一间屋子，便是营长的卧室。靠后壁尽左，放着一张军用三折铁床，床上有白狼皮褥子，西式枕头，粉红湖绉的被，靠左边安着一张上有装镜下连衣柜的矮桌，桌上手枪一支、军刀一把和除下来的军帽、解下来的皮带，还有粉盒、香皂、镜箱、香水瓶等，横七竖八的堆着。右壁上悬一轴美人画，画右有门，通着院子。画左钉上，挂几件营长的军服，从壁上偏左有四方纸糊小窗，现时关着。窗前堆了两只木箱，都有军需课封条。屋左床前，小炭火盆内，还有余火。屋右当地，放着小方桌子，四把椅子。桌上两盏洋灯。一盏未点；一盏点着，却是无甚亮光，想是油尽快灭了。

右首的门，猛地开了，走进一个人来：身上穿的灰色军服又旧又脏；褂子上的钮扣有好几个早已脱落；腿上也无扎布，只散着脚管；一双老棉鞋，当差的日子久了，前面有点张口。他弯着背，耸着肩，满脸都有纹路，鬓边微微灰白。他没精打采，很是疲倦，虽只四十来岁的人，然而世上的风波经得多了，看来却像五十出外。

他手里拿着一把磁茶壶，想是刚冲得一壶滚水。进了门，

转身把门关上。在方桌上取了一个杯子，斟了半杯茶，自己慢慢地喝着；又把两只手捧着热茶壶暖手。茶喝完了踌躇了半晌；忽然想起他本来要做一件事，连忙将茶壶放在炭火盆上温着，又略略拨了拨炭，拖过一把椅子，想坐在火盆旁取暖，忽地走到纸窗边，朝外望了一望，摇摇头自言自语地打算起来。

赵 大 这是多早晚哪！许有半宵多哪，早哩！还得一会儿工夫，才会回来。（看着门）咱溜吧！回到自己棚里，找点什么的，再睡他一个大觉。这十六圈麻将，总得四更天，才完得了。他妈的，今天真冷！走到门旁，忽又转念，算了吧，还是好好的当差吧！这几天营长输得多啦，咱也就没交好运，碰上都是钉子，回头屋子不暖啦，热茶没有啦，咱是干什么的！（坐火盆旁）这清茶愈喝愈饿得慌。（对着火盆呆看了一刻，觉得身上冷起来，浑身打战，在床上拽了一条粉红湖绉被，裹在身上，重复坐下，才要打盹，听得门外一响，赶快立起，把被放还，那门外却再无声息了，便骂道：没有回来，活见鬼么！

有人把门轻轻偷着开了，伸进头来，低声唤道：“喂！赵大哥。”

赵 大 （转身，低声）是你在外头装孙子呀！敞着门，热气都跑啦，要进来，快进来，老李。

老李也是个军人，不过二十多岁，军服虽是旧破，精神却还振作，他蹑着脚走进来，小心关上了门。

老 李 这儿就是天宫啦，你上咱棚里去睡去，不冻结实，才怪呢！（指床）冷儿输赢大啦。

赵 大 知道！

老 李 王排长赢了也不敢说歇，多半非干到天明不可。

赵 大 哪一天不到天明呀！（指着洋灯）一宵总得点两盏灯的油。

老 李（从怀内取出一瓶烧酒来 来一杯吧！

赵 大（桌上取了两个茶杯 把酒分开喝着 好白干！

老 李 小铺子的掌柜 进城来着 捎来两瓶，一瓶卖半块钱 真不讲理；独家的生意吗！村里也没有第二家粮食店。

赵 大 小铺子不是不肯赊账吗？（听着话，一面他将原点的灯吹灭了，另点了一盏。）

老 李 肯，听说快关饷啦。

赵 大 听谁说的？

老 李 小马。

赵 大 小马不能知道。

老 李 嘿！（吃了两盅闷酒，对着木箱，瞥了一眼，未便即说来意 赵大哥 您跟着营长当差 比小马可知道得多啦 我说大哥借几个钱行么？

赵 大（笑起来了 和尚碰见秃子 两头都是光光的。

老 李 别说这个，您比咱们好！

赵 大 打哪儿好起来？咱们当军人的，指着的就是饷；这营里好几个月不关饷啦，谁还不干！

老 李 您也是真没钱哪！

赵 大（说反话）有钱。这有五个多月，没见一个大饷啦，谁家王八孙子的钱多着呢！（咒了一句，略出得胸中恶气）老李，这还是走着一鼻子的好运，每天没有断了口粮，等着吧！

老 李（愤然立起）等着！这不等着么？咱们是苦差使呀！几两银子的饷，就是他妈的卖命钱！大哥们一条命，就值得这八两银子一个月，还要欠着五个多月么？咱们为什么来着！

赵 大 真是。

老 李 天下没有会当差不会吃草的王八蛋，一匹马还要吃粮食；

咱们的饷是半年不发 差使是半年不派 要是出的差 开的仗，哪怕他妈不关双饷，总有法子找补找补。打死啦，也算啦。大哥！我这话对么？

赵 大 对！对！（默然有感）我想都有个命，咱们命该倒楣。

老 李 当兵也有走运的，你听说过新编的第八十九师吗？本来是一旅改的，正招着兵哩，不欠饷，给现钱。

赵 大 听说过。

老 李 好多位兄弟们想着：这儿不干啦，欠的饷也不要啦，痛痛快快地一走，哪儿给现钱，上哪儿去当差。好，年轻不发财，老了等着退伍解散哪！

赵 大 （想起从前，又念到将来，不胜凄然）再上别处去吗？

老 李 大哥，您也这么想吗？

赵 大 （又转了一个念头，脸上微有笑容）老李，坐下！

老李不甚明白赵大的意思，糊里糊涂，在方桌旁坐下。

赵 大 咱们皮包着骨头肉的，都有一个运气一个命。咱打十八岁死了爷，出来找饭；二十多岁当兵，到过两广，出过口子，四川打苗子，南京打革命党，河南拿白狼，什么地方没有去过，什么东西没有吃过，什么大事没有见过。（顺手将矮桌上手枪拿起，看了一眼）拿着这枝枪吧！有六个枪弹，只许要七条命，不许要五条命。弟兄们说咱狠似阎王爷，咱姓赵的一辈子没有吃过别人家的亏。（得意极了，拍着胸）冷天！不觉声音凄楚，赵阎王有四十多岁啦，你看！咱还成个什么东西！（冷笑几声）赵阎王不是没有阔过（叹气）唉，好吃的，好喝的，金表、大洋钱，到手还有不要的么？可是命里没有，水里来，他汤里去，发财呀！姓赵的不打那么想啦！

老 李 大哥在这儿饿得乐啦。

赵 大 咱不乐，咱也不怨。

老 李 打脸水 倒溺壶 沏开水 抹桌子 大冷的天守着夜 招骂，挨嘴巴 做奴才 做猪 做狗 这还不乐！

赵 大 你骂人 我打死你！

两个人睁眼对看了半晌，便似两位凶神。

老 李 （不愿弄糟了事 所以按住怒气 大哥 咱是替您冤得慌，有了发财的路子，不能不跟您提，南边北边，招兵的地方多着哩，去呀！准有好处。

赵 大 （是过来人的话）南边北边么？反正总是一样啊。

老 李 不 您听我说 咱们营长上头 不是五爷么 五爷不算大，只管一旅几千个人，上头有师长，管一万几千个人，这上头还有大帅将军，他有钱有势，京里的总统都比不上他，譬如说吧……

赵 大 这个我全晓得。

老 李 我提的这位招兵的主儿，也算是师长，可是管着一省的兵 就有一样好处 凑近 郑重说出 是咱们这儿大帅将军的仇人。

赵 大 这是怎么说？

老 李 不论什么人 他都肯收留 要是吃过饷 当过差的 还许派个连长；要是在咱们这儿大帅将军手下不干了去的，那是格外的红。

赵 大 咱就不信！

老 李 这是新鲜事，头几年不这么着，敢不是因为仇大了。（停了一停 管他那些么 他们有仇 是咱们的好处 咱们去，还能不红么？

赵 大 （摇摇头）你说得多么容易！

老 李 溜！

赵 大 溜得了么！

老 李 行！打这营里出去，别向西！向西十来里地，就是城，城

里人多热闹 给人瞧见 那就不方便啦 出去冲北 不到二十里地 有个大松林 周围也有二三十里 山上山下 连成一片 这个林子 白天进去也是漆黑 本没有道儿可走 地上尽是枯叶、烂树枝、死老鼠。这个林子 枪打不到 眼看不见，就有千军万马，也是无用。要再一乱一迷道，还许进不去 出不来。像咱们人少 认定了方向 穿过林子 走过山 那就离得他们远啦 怎么会溜不了！

赵 大 不许他们绕着道儿过山呀？要是给他们追上……

老 李 绕过山来，咱们已先走了三天啦，追不上！

赵 大 追上拿住，这是枪毙呀！

老 李 （心里着实有点害怕 你拿枪毙来吓唬我呀！

赵 大 逃跑拿住 这不比是喝醉了酒 耍个钱 打坏了人 或者玩个把闺女，犯了这几样，还可以求得下来呀！你逃跑，好嘛！上头花了钱养着咱们，为的是有了事，上气讲打，咱们拼着性命出个力，争这个面子，这才叫忠心，你现吃着他的粮，要呕别处干去，太不懂得恩典啦！这花钱的大帅 不枪毙你 枪毙谁？

老 李 都行！这是拿住了的话。（心里不服，出语强硬）可是老天爷全看见啦，吃粮当差，凭什么叫恩典哪！有什么好处 到过咱的身上来？

赵 大 你去那别处，准好许多么？（苦口劝他）准比这儿好么？准有好处么？

老 李 有拿着现钱招兵的。

赵 大 对呀！不欠饷给现钱啊，（问他一句，言外有意）给多久呢？

老李无话可答 连喝了两杯酒 坐下自己寻思。

赵 大 给不了几天的饷，银子也完了吧！

老李喝酒 不答应。

赵 大 再说 你的新弟兄们 许不如这儿旧伙计 倒同过甘苦的。你那位新大帅，许比咱们的脾气更坏，侍候不对，就要吃亏。

老李回过头去，不要听。

赵 大 再说现今的世界，哪一个营里不闹穷？哪一位骑着马挂着刀的 不指着讹诈欺骗 害了人 刻薄了自己的弟兄们、发了财？（加劝一句，声音恳切）到处都是一样啊！你将就点在这里蹲着吧！

老李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赵 大 再说你自己就没有安着好心，人家就有好处到你么？你还想着红起来 当连长 做热梦么？

老 李 （立了起来 颇有点醉意了 身子摇晃着，口齿不甚清楚）咱这去，本也不是做忠臣充孝子去的！（他并不很醉，不过借着一副酒脸 胡说乱道 官高钱多 天下通行 今儿的世界 做大大的坏事 是高升发财 做小小的坏事 是挨骂送命 要是安着好心行好事 那是行不去！拍着桌子）咱要的是功名、大洋钱。什么叫天理良心，一脚踹得远远的去！提起脚来待踢 却跌坐在椅子上。）

赵 大 你醉啦？

老 李 我说的是实话！

赵 大 走吧 走吧 走吧 歇歇去吧！

老 李 我说的是好话呀！

老李立起来 脚下还是不稳 赵大过去搀扶 被他一把推过。他慢慢地走到门旁，在门上摸了两摸，摸着转手 开了门 那冷风迎头一吹 他立住了脚直了腰 深深地吸了两口气，人便明白过来，恍如梦中初醒，往屋里四周一看，见有一个人正呆呆地望着自己，那人正是赵大。他似笑非笑地哼了一声，便似失落了宝贝，重又拾着一般。

不觉得意，转身重复关上了门，一步步走过来。

老 李 大哥，你瞧！我怎么就糊涂啦？我把正事给忘啦。

赵 大 你还有什么正事？

老 李 咱要借支几个月的饷，好过个下半世。

赵 大 （觉得怪极 猎……饷……

老 李 就是 就是！

赵 大 上哪儿去借？

老 李 问这屋子借！

赵 大 别在这儿胡说八道啦！

老 李 这屋子里的钱多着呢。大哥 我跟你商量 这件事你别跟别人提，营长，他富着呢！

赵 大 啊啊！富着呢！

老 李 这件事秘密着呢！——大哥 我没喝醉——小马呀！他说的 他知道 他看见的 也是碰巧 小马说 咱们的饷，早打上头领下来啦，两个月的，有八九千块大洋……

赵 大 （不耐烦 没有的话 领来了饷 怎么会不发呢？

老 李 那就不许么？营长准是有个用意啊！赵大忽然立定了，自己寻思起来 并不答言。

老 李 （以为赵大未曾听见 接着又说）大哥 他这九千块钱的钞票，营长一个人藏着，都在这屋子里呢！

赵大摇摇头。

老 李 是真的，这是咱们两个人的机会，过两天这饷就许发出去，那就迟了。

赵 大 （断定这事是子虚乌有 在他虽是旁人 却又当将此事的是非虚实辩说明白 他是真心实意 并无虚伪 所以字字说来沉着响亮）饷！确是没有领下来咧！

老 李 （不服 咄 不讲理么！

赵 大 （十二分信得过）我知道！

老 李 营里五百个弟兄们，都不知道，小马问过排长，排长都不知道你……

赵 大 我 不慌不忙 知道！

老 李 你凭什么 就能知道？

赵 大 （十二分拿得定，一字一字慢慢地说 营长的事 就是咱的事，营长心里的事，没有不跟咱明说的。要是打早领来了饷的话，必然打早跟咱提饷过啦；这前后一字不提，准还是饷没有领下来。

老 李 大哥！我没有喝醉，你才醉咧！

赵 大 你就不信，咱们营长，还能瞧得起个人。

老 李 他可不是很瞧得起你，他骂你王八蛋，打你的嘴巴！

赵 大 （直认 有的（激昂 可是他也把咱当做人看待来着，他使用着咱，他信咱。（转缓，反是语语沉痛）当初咱惹下大祸 东奔西走 无地投奔 咱说，一个人 难道真是一点天良没有么，倘若有人肯将我收留，让我改邪归正，咱从此以后 准要做个仁义之人 咱到这营里 侍候着营长，早早晚晚，差不离也四年啦，才有今日；营长把我当做他的心腹近人 大事小事 好事坏事，一齐交托予咱 有不能对人家说的话，也对咱说，有不能不背人家的事，也不背着咱，这是为了什么？营长口里不说，咱心里还能不知道么？这是营长明白咱的忠心好意，感激报恩，所以他使用我 信我 哪怕他骂打 他不怪我 我不恨他 别说这九千块钱，就是九万块钱，也不肯欺瞒咱姓赵的呀。

老 李 （听得这番慨然直谈，便知取银非易，却还不肯歇手 大哥，您这个话，说得真明白呀！营长有事，不肯欺瞒了你 为的是他念着姓赵的好处 大哥 姓赵的真好福分呀！

赵大看了他一眼。

老 李 （连着说 胡金标受冻成病 不能上操 汤药不全 睡在棚

里受罪，营长没念着呀！张得胜赊人粮食，领不着饷，还不了账，跟人口角打架，回来记过，监禁三天，营长没念着呀！诸位弟兄，让人支过来，摔过去，赶着，骂着，好似四蹄落地，不会开口的牲口，一句话回得不合，三十、五十军棍，打完啦，还得支撑着伤痛，谢恩当差，营长没念着呀！干了这个扛枪的买卖，处处招恨，做了好事，满不提，坏事不论什么，都归在咱们身上，祖宗八代，都给人骂够啦，营长没念着呀！京北战事，弟兄们糊里糊涂，伤伤死死，到底图了什么，几百人埋在一坑，上无墓土，下无棺木，营长没念着呀！有人把咱们当做人来着？

赵大皱了眉，默然无话。

老 李 这领来的饷，咱打听得确实，计算过多时；这又不是营长自己的钱，藏着不发，多半是存了克扣军饷的心，他的来历不明，咱们以贼偷贼，也没罪过，洋钱到手，立刻别处投军，他也许怕人议论，不敢声张；就使拿咱，咱们穿过林子，远走高飞得久了！

赵大仍有不以为然的意思。

老 李 这屋子里的银子，就您大哥知道，别人翻箱倒笼的费事，还许找寻不着；况且您是家猫，咱是野猫，哪儿有撒下了您的道理。我今晚此来，本为邀您同道而行，指着钱，跟您讲话，无非为此啊！

赵 大 别说没有饷银，就是满屋子堆着，营长派咱在他自己屋里看守，咱也不能干这个昧心的事！

老 李 （未肯决裂）大哥，您呆守着干什么！难道您还有什么指望么？还是能升官？还是能发财？为什么不趁着头上有黑发，嘴里有白牙，混几天快乐日子过过？你说营长念你好，信用着你，您记不得王狗子么？他跟咱们的，低声，旅长，多年朋友，多大的情分，怎么后来王狗子的命，还送在

旅长手里呢？

赵大听他提起王狗子的事，忽然大怒，脸色改变，眼都红了。

老 李 您说什么，就是什么，咱们不去投军也罢！这拿性命挂上枪尖儿上找主顾，不定哪一天，就许亏折了老本，大哥有了这几千大洋，回乡还不够下半世的嚼裹么！大哥！大哥！

赵大不应。

老 李（性急起来）这银子在哪儿藏着 您给指出来吧！

赵大看得此事无法了结，他只不回答。

老 李（又恨 又急）这银子我是吃定啦 咱就是要借用几千 今天不成不散，恶狠狠地 豁着吃人命官司吧！

赵 大 好无法无天的话 你人不怕 鬼不怕 你不怕 指着天 老天爷么？抬头一望 不寒而栗 拳头三尺有神明 老天爷看着哩 报应有迟早 谁也放不去 谁也跑不了 杀人的偿命 有冤的报冤！

老 李 （蛮）谁他妈的不要发财的？别搅了人家的事，咱们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，送他妈的一条混蛋狗命上西天！

赵 大（定）赵阎王老啦 拳头还不老 别说银子 这地上的尘土，也不许谁带一点去！

老 李 你可真是尽忠报国呀！（口里说着，两眼只顾在屋里四周打量。）

赵 大 干什么？

老 李（三脚两步 走到矮桌边 寻一寻！

赵 大（上前拦阻 汗不得！

老 李 混帐！（就是一拳）

赵大被他打昏在地，半晌不能出声。

老李得了空，慌乱着搜寻屋里所藏的军饷，先把床上被褥

翻起，不见有物；急将矮桌上层抽屉倒翻在地，一看也不过是旧书烂纸、碎布破鞋；连忙拉开下层匣子，只见满满盛着许多衣服，有散的有包的，摸一摸，想是里面藏着东西，急切中看不真，便把匣子拖到方桌边，就着灯光仔细翻寻，长衫短裤，丢得满地，提出一个衣包，一顿撕扯开了，可是衣服之外，别无银钱。他气极，将包摔过一边，蹲下去，弯着腰，再待摸索。

赵 大 （这时已经醒回来，扶着墙勉强立起。桌子上的手枪，一把捞在手里，扔下！）

老 李 好东西！霍地立起，捏着拳头，转过身来待打。）

赵 大 你！擎着手枪，对准老李。）

老 李 （改口）咱们也是老伙计们！……您看！……（人急智生）这是图个什么？说到什么两字，猛扑赵大，夺住右臂，三扭两捏，将枪打落在地，一脚远远踢开。）

赵 大 （顺势抱住老李，口里大呼）拿强盗，拿强盗！

老李舍命挣脱，赵大死也不放，两个扯抱在一处，只在房子里转，床铺拉翻，桌椅碰倒，正打得一片声响，只听得那屋外也是万声齐起，人语嘈杂，脚步往来，并那警笛经人紧连吹着，一递一声，嘘嘘地叫。

老李将赵大狠狠打了几拳，按在地上。

赵大渐渐支持不住，但仍抱着两条腿，不肯放松。

老李一步步向门退走，把赵大的身体在地上拖。

只见几个武装军服的人，推开门，抢进来，先揪住老李。随后进来的一个，虽也穿着军裤皮靴，上身却是一件黑缎对襟皮马褂，头上不见军帽，却戴着红结小瓜皮，他服式不伦不类，固然可笑；但他有一种气度仪表，便像个行权发令的身份。那警笛已是住了，屋里外的兵，都候着他的号令。

老 李 （用力挣）哥儿们！……放手！……这不干众位的事！
兵 营长拿你！

老李方不言语，心里恨恨，虽知身犯军法，他生性强横，也不畏惧。赵大还躺在地上，未曾放手。

营 长 （踢踢他）滚起来！你说！

两个兵 半拖半提 将他拖起 站在一旁。

营 长 这成什么？

赵 大 （一路喘着）回营长的话 李连成杀人放枪……安心害人，他要打枪……在屋里寻出饷银，都要算他的！

营 长 谁说这屋里有饷银？

赵 大 营长问他……他好不是东西，喝酒闲谈来着，说的都是混账话！

营 长 （看屋里天翻地覆 桌上还有酒瓶 心中大怒 拿酒瓶掼得粉碎）混账东西！你们不是自己找死，整营的人，都闹了起来啦，我不重重办一办，我不用再干营长，你们吃着粮 老实当差不好 想造反 很好 很好！对护兵说 拉出去！锁他在院子里，替他醒醒酒。（对老李）今日我没有工夫 明天拿军法来慢慢地问你 枪毙你 还不省事！

老 李 姓赵的 你听说 咱们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 老子活着不能见你，做鬼也是后会有期，你记着点儿吧！

护兵将老李拉出。

营 长 （追呼）小马！

小 马 （在门外应）咋！

营 长 去回排长王老爷，就说没有什么大事，牌可以打下去，教他们别散，我还要翻本，我就来！

小 马 （门外应）咋！

赵 大 （拾起衣服 慢慢折叠 还好 没有丢东西。

营 长 （到底信不过 自己关上门 从床下拖出一个手提皮箱 开

了查看，上面也盖着几件旧衣，底下却藏着一包一包的，都是钞票，匆匆点了数，见确是一无短缺，并未翻动，才放下心。转又恼怒起来）这个东西该死，真要抢去饷银，我才白忙得冤哩！哼！现成便宜的事！（取出一卷钞票，重将皮箱关好，藏在床下。）

赵 大 唉！立刻缩住，他乍见了这许多钞票，很吃一惊，方知老李说的话不差，营长竟然背着私藏下饷银了；他心里痛苦，真比刀割还要难过，一肚子说不出的恼恨，代人固然不平，自己也灰心，便抒发在这声抑遏不畅的叹息中；停了手，张着口，眼睛盯着营长，只是发呆。）

营 长 （瞪了他几眼。很有气，叽咕骂着，狗样子！钞票放在怀里，待走出去。）

赵大走到门侍候着。

营 长 （走到门口，忽然立住，看了赵大两眼，拍拍地一连打几个嘴巴）混蛋！这儿是什么地方，闲杂人可以进来的么？
喂！你看的什么屋子！

赵 大 （不敢分说，不敢躲打，咋咋咋！）

营 长 你随便得很，还让李连成来喝酒闲谈，胆子大极了！明天饷银如有短少，我都问着你，可恶的东西，我有工夫来收拾你！说完就走，砰的一声门关上了，那脚步声，愈走愈远。）

赵 大 （眼睁睁地。半晌不动，慢慢转过脸来，瞅定了那床下皮包，好似寻着仇人一般，所有怨气，都要出在它身上，汹汹地冲过去，急待动手，忽又立定，再三按捺，勉强制住，逼出一声狂笑来，啊啊，菩萨神灵，瞧见了没有？挥臂，问天，凡人存着好心的，有天良的，老实的，讲究忠义的，都是傻子吧？恨了一回，自想何苦，那睚眦必报的行为，就做来，也不值得，摇摇头，摆摆手，为人还是做一个傻子的